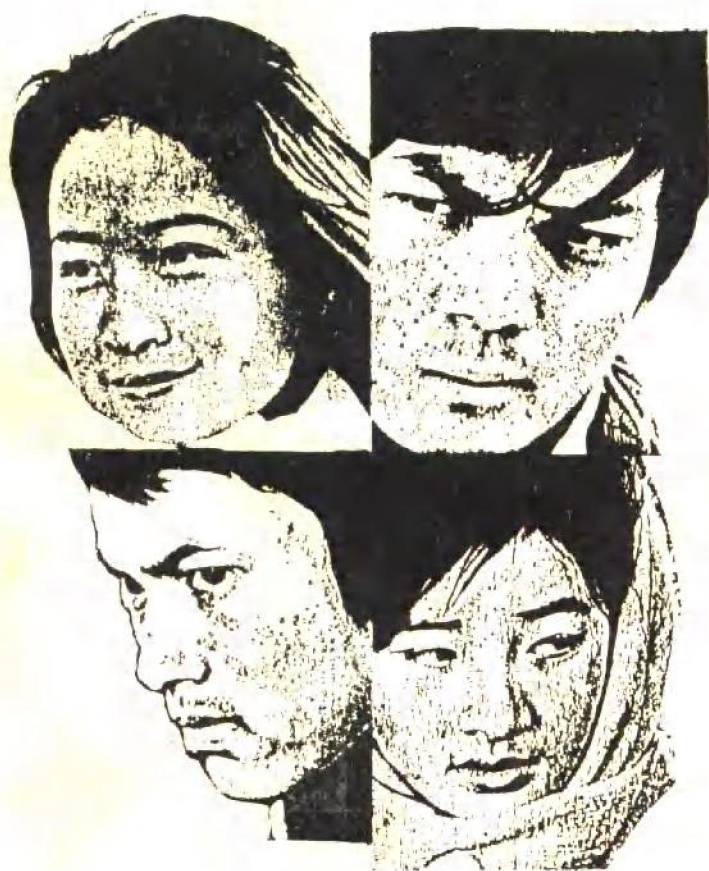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 忧魂

余德庄 著



# 忧    魂

余  德  庄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88年·重庆

责任编辑：王从学  
封面设计：吴庆渝  
插图：高济民  
技术设计：忠 凤

余 德 庄 著  
忧 魂

---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3 字数319千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8,000

\*

ISBN 7-5368-0441-8

---

I·84

定价：3.30元



作者小照

## 作者小传

余德庄，男，1946年生于重庆市。

长江和嘉陵江的清流洪波曾唤起过他童年的金色梦幻，尔后又毫不留情地将它冲击得七零八落，荡然无存。

1965年，十九岁的他告别家乡，远走西双版纳，先后当过农业工人、建筑工人、测绘员、宣传报道员等，在热带的骄阳、雨暴中经受了痛苦而宝贵的人生磨炼。

1972年，他突然受到命运之神的青睐，被调到云南日报编辑部工作，1979年调回家乡，在重庆市文联工作至今。在十数年的记者、编辑生涯中，他得以更广阔、深刻地感受、了解和思索时代、社会与人生。

只是在这时，他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地去编织那早已失去的童年梦幻，尽管它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金色的。

1971年开始向报刊投稿，迄今已发表各类文字逾百万，结有散文集、中篇小说集等，但说不上有何满意之作，倒是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文学事业的艰辛。

当然，他并不后悔。

他将继续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和文学之路。

## 内 容 简 介

此长篇小说描述的是屈姓一家人命运的故事。由于姑姑解放前去了台湾，父亲在文革中惨死，这家人几十年沧桑历尽。如今，大哥屈安荣承包了一个集体性质的电镀厂，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中，为了弄到一笔外商手中的订货，挽救工厂于危难之间，求上级，闯宾馆，卖房屋，受骗上当，步步坎坷；二姐屈安华当知青时因同情而嫁给一个落难公子，境遇变后，他便拈花惹草，安华忍无可忍，在极度的悲愤中丧失理智，过失手刃了丈夫……三弟屈安泰是摆个体画摊的，为了结婚，成天为收回老屋的事奔波；大学生四妹屈安宁，去为大哥与外商谈判当翻译，竟被诽谤为出卖国格，被人别有用心坦内部通报到学校组织……然而，时代毕竟在变化，历史大潮不可阻挡地奔涌向前。

小说历史现实纷呈，写得深沉细腻，波澜起伏，动魄惊心。

# 序

## ——读《忧魂》札记

杨 甦

### 1

小说给屈姓一家赋予爱国诗人屈原后裔的荣名，因而“忧魂”二字，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汨罗江那个伟大的殉国者。但作为小说的命题，却是一种多义性的隐喻，内含着作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思考和对当代人灵魂的关注。

当然，在小说所写的众多人物中，真正的“忧魂”是有的，屈安荣就是其中最有一个生气的。他地位卑微，但未忘忧国；虽屡遭挫折，仍锐意进取。作为一个改革者，他忧的是以他为厂长的集体小企业能否在改革的大潮中破浪前进。为了挽救濒临灭顶之灾的“朝晖”厂，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但他是幸运的，因为生逢其时。比起他已故的父亲屈正福来，他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是可以也能够在当代中国的大地上得到理解和实现。由此可以说，屈安荣的“忧魂”既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也是屈原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当代表现。有意思的是，从远乡到城里走亲戚的屈正

祺父子，却只是把屈原当作自己宗族的偶像来崇拜，而不是作为“国魂”来讴歌。他们对修建屈氏宗祠津津乐道，而对侄儿和堂兄所从事的改革事业并不理解，也不想理解。这是令人深思的。

与屈安荣不同，他的母亲颜淑碧的“忧魂”却显现出相反的情状。颜老太婆时时陷入“文革”的恶梦中，甚至想以死来解脱她那受伤的灵魂。尽管周围的生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她仍停留在昨日的阴影里，虚妄而感伤。她的“忧魂”明显地带着抱残守缺的印记。

小说对颜淑碧母子之间迥异的精神世界的刻画，分明寄托了作家对前者哀其不幸，对后者热烈的爱和对社会理想的真诚追求。

## 2

如果说屈家五口在八十年代以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相依为命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在现在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确切地说，在老少两代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安荣夫妇之间，都存在着对家庭和对社会在思想观念上的分野。安荣、安泰和安宁，为当代社会提供的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可能性所吸引，正在走着有益于社会的自强之路。他们并不热衷于曾经使他们一家蒙受巨大屈辱而现在被某些人羡慕的海外关系，而更看重把自身价值的实现和时代发展、民族命运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的追求。在家庭和社会之间，他们更重视一个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在安荣那里，当代公民意识是那样强烈，以致为了改革的大业达到奋不顾身的程度。但是，在安荣妻子韩大风和妹妹安华那里，却表现出另一种人生态度。前者吃苦耐劳却过分看重个人发家；后者由于见识短浅，在处理丈夫外遇问题上走上了个人报复、触犯刑律的可悲道路。从实质上说，两个人都未能摆脱旧的家庭观念的束缚。而颜淑碧作为一家



之长,除了血缘关系之外,其“地位”和“权威”早已形同虚设,荡然无存。她那不合时宜的“心事”,更屡遭子女轻视甚至嘲弄,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乡下的亲戚身上。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剧性的境遇,但对时代和社会来说,却不能不是一种进步的反映。

但是,屈安荣们公民意识的生长和发展,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小说描绘的生活进程表明:当今展现在普通市民面前的活动天地比任何年代都更加广阔,普通市民更深地参与变革现实的实践,已是历史的必然。普通市民的公民意识和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的增强,无疑是改革、开放、搞活带来的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作家正是从当代城市生活中把握到了这一时代发展的趋势,因而从他们身上发现和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折光。

### 3

路国维一家的故事,是小说整个复杂情节线索中的一条副线,与作为主线的屈姓一家的故事是相互映照的。

路国维是一个官僚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的混合体。如果说他的以权谋私还比较克制,没有走得太远的话,那么同样是国家干部的他的妻子曹桂秋和儿子路渝,则表现得赤裸而疯狂。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的一切行为准则,已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所取代,走向了人民公仆的反面,堕落为经济投机分子和治安破坏分子。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市长瞿大钧和区房管局的郑局长的形象。前者既富有改革精神又有着极强的党性;后者廉洁、朴实、身先士卒、严于律己。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公仆。两个形象虽着墨不多,却颇能触动人心。这样,生活的正面与负面在小说里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多侧面地反映了公民意识(对国家干部来说也

就是公仆意识)在当代社会里生长和发展的生动形态,从而构成一个比较充实,令人感奋的艺术世界。

#### 4

小说对当代城市生活、市声、市貌、市情作了全方位的观照。开阔处可以看到华街陋巷、远郊近乡、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几十个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物,都各有面目。忠厚憨直的码头工人金大汉,侠义心肠的屠宰个体户赵胡子,善良正直而爱饶舌的卖瓜妇女朱玉娥,假公济私的私房科长靳兆全,刁钻奸滑的现代地痞邱明达,出卖灵魂的“摩登女郎”泡泡糖等等,更刻画得生动活脱。而这些人物又与屈、路两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现了像大网络似的当代城市真实面貌。透过忙碌、喧嚣、流动和火热的表层,可以触摸到城市跳动的脉搏,听到生活前进的脚步声。

#### 5

从艺术的整体建构来看,小说基本上是两条主要情节线索的发展和组合,这种手法显然是属于传统的。但里面也包含了新的因素,即在婚姻纠葛之外,始终没有写屈、路两家正面的剧烈冲突。但隐蔽的冲突是存在的,路氏夫妇在暗中进行的活动,对于屈安荣和屈安宁兄妹的打击,几乎达到足以毁掉他们前途的地步。这是对于习惯于正面斗争描写的反一调,是一个独辟蹊径的选择。

小说对几个主要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同样是现实主义的。在这方面,作家注意了对心理活动的触发点和可能性的双向把握,因而使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真确性得到了保证。时下有些人对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相当鄙薄,而把那些将人物主观世界神秘化的作品,

奉为主臬。但在我看来，把人物的意识流动孤立于现实世界，并加以随意渲染，从而显得混沌杂乱，不知所云的作法，不值得张扬。这不仅是一个关系到读者能否看懂，或习惯不习惯的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学能否建立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坚实基础上的问题。

看得出来，作者对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重视艺术的“文武之道”。于是激烈之后有平缓，轻快之后有紧张，显示出一种有张有弛的节奏感。如屈安泰与金秀江边夜话和后来的遭受突然袭击，屈安宁参加同学生日欢会和紧接着的“飞来横祸”，都是能够引起审美注意而不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笔墨。但从总体上说，小说似乎还未造成一种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这是不是和作者比较倾心于人物群象的描绘，而多少忽视了典型形象的塑造有关系？是不是和作者比较注意故事情节的安排，而对哲学意蕴的追求显得不够有关系？是不是也和叙述语言偏重明快和生活化而多少忽视了光泽度、弹性和力度有关系？

然而不管怎么说，从余德庄的创作历程看，这部小说显然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如果不是从规模上而是从创作思维看问题，那么作者在这之前出版的中篇集《同舟的人》存在的视野局限在这部小说中已得到克服。作者已不满足于对人物作单纯的道德评价，而更多地注意到了从经济和政治、思想和文化对人物的影响上去探索人物性格和精神世界的秘密。作者在《忧魂》中也反思历史，描写伤痕，但不去复制古董和止于伤感；他也写小人物的理想，但却无意制造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

以上所说，全是零星感受，似乎不合序文“规矩”，但笔者识见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在踏上巷口那块早已被脚板和屁股打磨得不成形状的石礅子的当儿，屈安泰破例地没有像往常那样故意耽搁一下，以便朝隔壁金秀家那又像是逗引、又像是示威地敞开着门窗里偷觑两眼，头一勾，径直钻了进去。

巷子约莫有三四尺宽，七八丈深，一面紧靠水浸浸的崖壁，一面则是高低错杂却又连成一片的房屋后墙，里面又潮又暗，稍不留神就会被地上的干脚泥捉弄，滑你个巴巴实实的坐墩儿。原先左邻右舍的老住户都由此进出，近些年纷纷想办法另择方向开了新门，不再从这里走了，只把个无门可开的屈家摆在巷底，独享了这嘉云江边坎脚湾二十三号的门牌。现在这条巷子实际上成了几家人的杂物堆放处，破坛烂罐、残砖碎瓦、大箩小筐加上那年子全川大水时用剩下的防洪席包，一字长蛇阵，把条本

身就窄得可怜的巷子又占去了过半。他小心翼翼地绕避着那些宝贝。好不容易来到了巷底。

门锁着。谢天谢地，他现在正不想见任何人，特别是老太婆。

进得屋里，一股熟悉的霉臭味迎面扑来，在黑暗中伫立片刻之后，他从门背后摸出一根细竹竿朝侧面墙壁上捅了捅，即刻，在他头上露出一个“窗洞”来。窗外伸手可及之处是一道砌得歪歪斜斜的石堡坎，一根发黑的吊脚楼柱像一个瘸子巨人行将朽坏的假腿一般，吃力地撑在那里，周围全是湿漉漉的灰绿色苔藓。因为上边经常有说不清楚是洗过什么的脏水飞流直下，屋子里这唯一的窗户使用率当然就极低，三五天难得大开一回，就像前几年打牙祭。

光线被大大地打了折扣，尽管窗子已开到最大限度，屋里依然十分晦暗。不过那挤挤挨挨地塞满每个角落的床椅桌凳、箱笼橱柜倒还是看得出轮廓了。地面是三合土的，破烂处用水泥马马虎虎地补着，多已起翘开裂。

屈安泰放好竹竿，走到卡在屋角的一张单人床前，蹬掉皮鞋，一仰身倒了上去，那破床承受不了这粗重的动作，立即吱吱呀呀地呻吟起来，而他却像有意要跟床过意不去似的，躺上去还不安份，不停地翻动着他那牛高马大的身躯……

胸口里哽着的那一股窝囊气实在是咽不下去！妈的，“老懦眯的儿”！莫非老子驾恁大势跑去，为的就是让人当面赠封这么个“尊号”么？！……

到那儿去之前，他原本也没有打算一锄就挖个金娃娃回来，但却也决没有想到要去惹是生非，还原封未动地装在衣袋里的这包重九烟就是证明。可万没想到，那些人的眼睛那么尖，记性那

么好，嘴巴那么快！

“啥子呢？你找以前的同兴油蜡铺呀？那不是！拐角倒数过来第四家……对，就是关着门那家！你打听这个干啥？找人？……噢，看你这副长相，有点面熟面熟的喃！……莫非，你是老懦眯的娃儿？！哎呀呀，硬是呢！你蒙不过我朱嬢嬢的眼睛！……吔，四川人就是说不得呢！不信你问嘛，今上午我还跟人摆起过你们屋的老龙门阵……”

像机关枪似地喷射出这一大通话的，是一个身子跟她卖的西瓜差不多一样滚圆的胖大嫂，她坐在瓜摊前，一边用扇子赶苍蝇，一边盯着跟他搭话，眯缝眼里流泻出使人招架不住的过分热情和关切，连自己胸前的扣子松落，衣襟耷拉下一大块也顾不上管。她那可与广播喇叭的音量相比的嗓门，立即从附近召引来七高八矮的一大群人，看猴戏似地把他围在瓜摊前。

“嘻，硬是像老懦眯嘛！前啄金的额头、铲子尖的下巴……”

“……大骨架，对了，左撇子！”

因为他一直不出声不出气地在啃西瓜，围观者们就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有个驼背老头儿竟然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杵到当门来端详，酒囔都打到了他的脸上！

他阴沉着脸，坚持啃完了买下的最后一块西瓜，然后从容不迫地掏出手绢来擦了擦嘴。正当人们安静下来，打算为他让道的时候，他却突然狂怒地抓起西瓜皮朝四下打去：“一个二个围到干啥子？想吃瓜皮么！来嘛，老子凑合你们！老子凑合你们！……”

围观者们一轰而散。混乱中，他连胖大嫂找补的零钱都没接便忿然而去……

不谙本地风习的人可能不免纳闷：川人素来幽默豁达、不拘

言辞，为一区区绰号，何至于如此伤神动气？

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不错，初来天府之国的游客，看到当地人在摆龙门阵时，任“龟儿”“老子”之类深究不得的字眼儿抛来掷去，却丝毫不影响彼此的谈兴，甚至一方指着另一方的鼻子大喝一声“狗日的”，那被指者非但没有任何愠恼的表示，反而笑逐颜开的情景时，都不禁要掩面而哂；对大街上、公园里那些眉来眼去，搂腰搭背的俊男秀女也不时地冒出此等“昵称”“蜜语”，就更觉得难以思议。然而如果因此就认定川人在言辞上全无忌讳，则误会太矣！

别的姑且不论，就在这座以地势陡险、民风强悍著称的川东大城峨岭市，“懦眯”之称便被公认为是相当侮辱人格而令一般男性公民惟恐避之不及的，虽然就字面而言，它不仅不显得污脏粗野，好像还有那么点儿古朴文雅的味儿。至于此二字是从何时沿用开来，是否出之有典，笔者尚未查实，不敢妄言。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它所讥嘲的乃是那种生为须眉，却没有或甚少男子气的苟且偷生之辈。还有一点很有趣：在日常生活中，它绝少出自真正吵嘴打架的双方之口，多半倒是旁观者的评价，而且常常带着些许怜悯。惟其如此，有血性的男子汉们更加忍受不了！倘若此称谓是出自被其所追慕的异性之口，按本地的粗俗说法，他老兄就只有“把脑壳装进裤裆里”做人了。就是在重实惠、轻名声的世风日盛的今天，我们都还随时可以在街头巷尾或别的什么场合看到因一声“懦眯”而勃然变色的壮夫老叟，更不用说年少气盛之辈了。总而言之，对于在这块地盘上讨生活的男人们来说，这两个字眼儿的份量实在不比一个当众耳光轻，有能默然承受而无动于衷者，恐怕只有那种自尊心绝灭殆尽的可怜角色。“懦眯”前面再冠以一个老字，自然是指其资深历久，又非一般可比了……

屈安泰在床上猪不是狗不是地折腾了一阵，目光慢慢地落到挂在对墙中央的那个相框上。框子里的人正是他那已辞世多年的亲老子。光线太暗，看不大清楚。但他根本用不着看，因为那一尺长、八寸宽的炭精画相本身就是出自他这个街头画匠之手。那是几年前他在申请个体营业执照时，以家中仅存的一张老头子五十大寿的相片，依样画葫芦，按格子放大而成的。乍一出手，把周围团转的熟人惊得瞠目结舌，说住在一块儿这么多年，还不晓得他屈安泰是个天才！就连老太婆也不得不称道，说“是那个样子”。

老头子宽额微突，下巴略尖，虽说不上威仪如何，但决无猥琐昏聩之状，眉宇间还隐隐透出一股从容睿智的气韵。他当初作画时就曾大发感慨：这哪里像是个小油蜡铺的售货员！如果穿着讲究一点，头发再略加修饰，挂到照相馆的橱窗里，说不定多少人都会把它当成是某大官或某教授的玉照哇！人的命哪，哪个说得清楚？……不过实话说，这“老儒昧”之称谓，他也并非完全是头一回听到，依稀记得自己还是个光屁股崽儿时就听人喊过，不过那时根本不懂其意罢了。现在好，他屈安泰要重新去体味其中的辛酸苦涩了。

“都二十好几的人了，一天到黑还只晓得在外头瞎游乱逛！”老母亲不知何时已进到屋里，气咻咻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饭弄好不见人回来吃，摊子上也不见个影子，我看这几天你硬是有点儿魂不附体了咧！”怪得很，连左邻右舍都晓得，颜淑碧老太婆对留在身边的这个幺儿的疼爱并不亚于对在上大学的幺女，但在女儿面前，老太婆总是轻言软语、温和慈祥，但对儿子却难得有一句好听的话。何以会爱得如此天差地别，恐怕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么叔他们都来了，你不去码头上接接吗！”叫声和巴掌齐下了。

“哪阵到？”屈安泰心头一动，坐了起来，“电报来了？”

“这不是！”老太婆从衣兜里掏出电报来砸给儿子，“恐怕拢都拢了呵！”

屈安泰下得床来，就着窗下的光线细看时，却是写的明天到。“还有一整天呢，鬼打心慌的！”他顺手将电报丢在床上。

“硬是么？”当妈的捡起那纸片儿来，拿得远远地分辨着，声音一下子软和了大半，“眼镜子不晓得塞到哪个耗子洞洞里去了，邮差送来时，是金秀帮着看的。那个背时女娃子，急了我大半天！”

金秀两个字使屈安泰心头不由自主地咯噔了一下，但他表面上却做出毫无所谓的样子：“哼，我还以为有多不得了呢，其实跟我一样，也就是这点挂名初中的水平！”

“嘴巴子莫讨嫌，人家挂名挂姓关你啥子事！”不知是担心隔墙有耳，还是真要教儿子做人，颜老太婆尖着嘴嘴说。

屈安泰不吱声了。其实他是巴心不得老太婆跟那个被他得罪的女娃子保持融洽关系的。

“你这几天到底在外头冲些啥子名堂哟，连摊子都不摆了？”老太婆又绕了回来。

“……到会仙岩去了。”当儿子的原本想撒个谎，可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吃胀了！跑到那个鬼地方去干啥？！”颜淑碧陡然色变。

“干啥？收房子吖！”儿子颈子一挺。

“我说你是无事找事，捡起虱子到脑壳上来爬！”

“我无事找事？莫非你硬是想在这个棺材盒盒里头养老送终